



“糖三尖”

■刘和平

“糖三尖”是一种面食，是我农村老家对“糖三角”的称呼，现在也叫“糖包子”。不过，我认为现在“糖包子”这个叫法，从形到实都不能体现“糖三尖”的内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年龄尚小的时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两天能吃上纯小麦面粉做成的面食，其中一天是每年的正月初一，吃的是白面馒头；另一天，就是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的叫“糖三尖”。每年阳历六月初，新麦下来之后，在端午节到来之前，生产队里会先期分给社员些许小麦，以便社员们在端午节这天能吃上新麦面粉制成的“糖三尖”。新打的麦子被分下来之后，俺娘就开始张罗端午节这天的美食了。赶集买二两红糖，去二奶奶家用石磨把小麦磨成面粉，因为全村只有二奶奶家里有一座石磨，初四晚上把面粉和好用小曲子发酵，初五一大早，俺娘会早早地起床，把已经发酵好了的白面，揉成一个一个面团，用擀面杖再擀成一个个圆形的面片，在面片中间撒上一小撮掺上面粉的红糖，然后包成三角形状，上锅蒸熟。待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起床时，香喷喷、甜滋滋的“糖三尖”早已经蒸熟，吃了它，盼望已久的端午节就算过去了。

俺娘不识字，虽说会做“糖三尖”，但从没有给俺讲过端午节为啥要吃

它。小时候每年盼望端午节的到来，其实就是渴望能吃上一次小麦面粉制作的香甜美食，以饱口福。再大些的时候，从书本上才知道原来过端午节吃“糖三尖”是为了纪念屈原。

屈原是两千三百多年之前楚国的一个大臣，很有执政理念，为了使楚国能够强大，不再受秦国的欺负，他倡导要实行三点“美政”，但这一执政理念不被贵族们接受，并遭到贵族们的一致抵制，致使楚国很快就衰落下来，最后被秦国灭掉。国家亡了，屈原作为力主抗秦者的一员大臣，为了免受秦国的侮辱，但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远大理想未能实现，极度悲愤之下，就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跳进了汨罗江。楚国的老百姓担心屈原的尸体会被大江里的鱼类吃掉，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来到江边，往江水里投放许多大米，以供鱼类食用。长年累月之后，为了纪念这位大臣及其三点“美政”，在原楚国地域上就格出了一种美食文化——甜粽子，即把泡好的糯米用粽叶包成三角形的样式，上锅蒸熟，以端午节吃粽子来缅怀屈原及其倡导的“美政”。

国家实行“美政”，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人民才能真正地吃出“糖三尖”的味道。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即将来到，不论大小商场，不论农村或城市，虽然粽子已随处可见，但我对老家“糖三尖”的香甜还是回味无穷，难以忘怀。

打疫苗

■王先亮

五月十五日，周六，天一直阴沉沉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外面的世界开始变得冷冷清清，但设置在鹿邑县陈抟公园老子塔南边的城关卫生院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点却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由于我是社区民警，要负责一村一警、反恐维稳、消防检查、服务群众、化解矛盾、平安校园建设等工作，一天到晚都在忙碌着，再加上今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打新冠肺炎疫苗，时间长了，打疫苗的事也就慢慢淡忘了。

在繁忙的工作和深刻的学习教育锤炼中，时间过得飞快。转瞬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学习教育环节早已结束，查纠整改环节也已进行过半，雾雨蒙蒙中难得有周六片刻的清闲时光。

下午4点，忽然接到单位微信群通知：“根据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请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民警、辅警、工勤人员抓紧时间到疫苗接种点接种！”再看看手机新闻中也说：“安徽、辽宁近期新增确诊病

例未接种新冠肺炎疫苗，这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疫苗接种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事不宜迟，我马上就去接种。

在准备去疫苗接种点的瞬间，我忽然想起了在天桥下做卖馕生意的新疆维吾尔族朋友艾力·牙生夫妇还没有接种疫苗，于是，我赶紧联系他们一同去城关卫生院疫苗接种点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起初，艾力·牙生夫妇对打新冠肺炎疫苗有点顾虑。为了打消维族朋友的疑虑，我先打了一针“重组蛋白疫苗”以作示范，过了半小时，感觉什么事也没有，就让艾力·牙生夫妇也都打了一针同样的疫苗，然后让他们夫妇坐在接种站外面观察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结果很好，随心所愿。卫生院匡路生院长告诉我们：“这种新冠肺炎疫苗总共需要打三针，每打一针间隔一个月，不要提前打，请记好。”我反复提醒艾力·牙生夫妇，不要忘了打第二针的时间，他们点点头表示记住了，到时相约共同来打第二针。

通过打新冠肺炎疫苗这件事，我和艾力·牙生一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赶会

■李玉坤

每一个乡村的孩子，几乎都有过赶会的经历。我也不例外，出生成长在周口市商水县黄寨镇一个普通村庄里，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赶会。

记忆最深的是老家的“小满会”。当然，“小满会”是乡亲们的民间叫法，它正规的名字叫“乡镇物资交流大会”，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经贸活动。每到“小满会”时，镇上摊贩云集，有卖日杂百货的，有卖农具农资的，还有卖衣帽服装的，琳琅满目的商品从镇子这头摆到那头，非常壮观。而这种集会一般都有戏班子助阵，戏台引人，有招揽人气的作用，不仅繁荣了文化生活，也带动了经济发展。

每年的5月下旬，天刚刚开始热的时候，田里的麦子即将迎来丰收，镇上最繁华的地带就开始搭戏台了。在上世纪90年代还没有“穿越剧”的时候，赶会看戏算的上是最早的“穿越剧”。戏台上的演员们姹紫嫣红，穿着五颜六色的古装长袍戏服，不用开腔就很吸引眼球。

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凑热闹，我是两者兼顾，既混在年迈的老人堆里凑热闹，也仔细听戏看门道。在大概15岁前的那个年龄段，我就从每年的“小满会”上陆续看了《打金枝》《花木兰》《卷席筒》《朝阳沟》《抬花轿》《李天保娶亲》等戏曲片段。这里面有豫剧，也有曲剧和越调，这些最具代表性的河南地方戏韵味十足，唱腔曲调高亢激越，跌宕起伏，总能伴随着剧情的发展扣人心弦。

我除了喜欢河南地方戏的唱腔曲调，更喜欢戏里的台词。我觉得能写戏曲台词的人一定都很了不起，因为它需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句句押韵，写下来确实不易。直到现在我从事新闻工作，采写的很多报道也借取了戏曲台词的风格，力求接地气而又不俗气。

从另一个角度讲，河南地方戏的很多词也有很有哲理性的。比如，豫剧《人欢马叫》的一句唱词是“人走时运财路

广，马得夜草毛色光”，一虚一实，道出了人勤致富的真理。如果说戏曲文化能够焕发出教育人、引领人的光彩，我觉得这算一种。它教人勤劳向善，是真正的寓教于乐。

那时候我的家庭条件不好，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每月只有一二百元的工资。如果我想在赶会时买件新衣服，那是不大可能的，而购买农资农具又是大人们的事，对于我来说，除了看戏的欢乐，就剩下吃美食能让我快乐了。

那时候，乡村街头随处可见的凉粉，花上5毛钱就能吃上一碗，这个钱大人们还是舍得花的。案台上，一大块晶莹剔透的凉粉，有着像果冻一样诱人的外观。摊主把成块的凉粉削成面条状，放入碗里后，一瓶瓶佐料粉墨登场，让原本无华的凉粉瞬间有了灵魂。

在曾经那个贫瘠的年代，一碗5毛钱的凉粉成为我赶会的强烈渴望。那种镌刻在儿时记忆里的味道，一直影响到现在。

后来读大学之后，我就很少再有机会赶老家的“小满会”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赶会的人们可以分为三个年龄段，一是凑热闹的小孩，二是中年的大人，三是专门看戏的老人。而赶会的老人们还可以再进行分类，一种是老爷爷们，一种是老太太。一般老爷们赶会除了看戏，另外的乐趣就是和十里八村的老伙计们唠唠家长里短。老太太们就不一样了，她们堪称全镇“小道消息”的发言人……戏台上演员们热火朝天地卖力表演，也挡不住她们在下面交头接耳互换消息，一场戏下来，剧情没记住多少，全镇的“消息”都被她们掌握了。可是反过来，这又何尝不是老太太们赶会追求的乐趣呢？而且无伤大雅，只是赶会消磨时光罢了。

戏台上演绎春秋，戏台下人生百态。一场乡村集会，充满烟火气息。它活跃着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生活，又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村记忆……